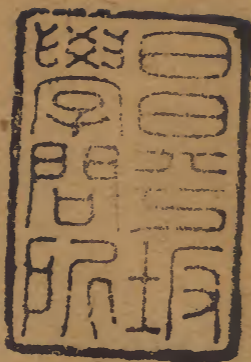


籌濟編

十六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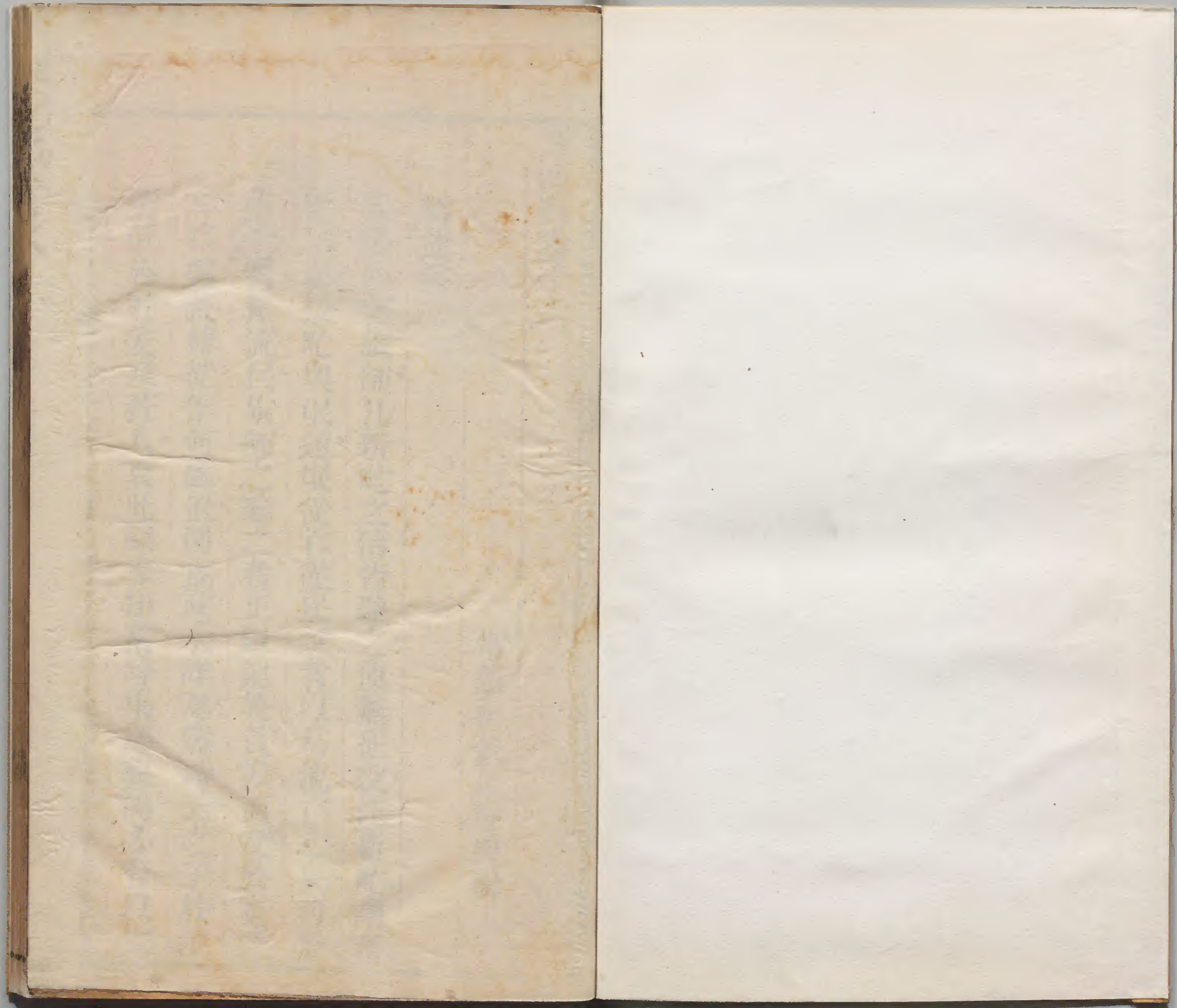


九	二	九	漢
一	七	三	書
〇	三	〇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元	九	漢
五	二	書
一	〇	
天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29
冊數	10 (6)
函號	295 44





籌濟編卷十六

輯流移

周禮地官旅師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注新阡謂新徙來者按阡與氓通氓從亡從民說者以為流亡之民可見古未嘗無流民旅師之聽之者正以弛於負擔而及於寬政耳特遇荒轉徙作何處置則荒政未詳焉然詩云之子於征劬勞於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知當時集澤哀鴻必有以安定之矣戰國時壯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於鄒於齊皆深為顧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戊草文庫

慮沿及後世一遇凶荒往往輕去其鄉人數多而其勢易擾
所賴綏輯之得其道也為輯流移條第十有五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文獻通考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

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關

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史記

山東被河災歲不登天子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

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之

史記

宣帝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漢書

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水所傷毀

貧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財與裁同量其等差而振貸之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

自葬令郡國給構謂小棺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他郡國

所在冗食之冗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使役也謹遇以文理無使失職漢書

成帝鴻嘉四年詔曰水旱為災關中流冗者眾冗散失其事業也青幽冀

部尤劇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貨不

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錄其民籍而內

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禮務。有以全活之。漢書

平當以明經為博士。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徠有意

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漢書

韓韶為嬴長。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

眾。韶愍其饑困。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

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

坐後漢書

永平之初。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曰。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

恐非振給所能勝贍。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

者。徙置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後漢書

章帝建初元年。詔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

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躬親。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後漢書

和帝永元十五年。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

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後漢書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

糠。以獻為之流涕。不御酒肉。殆將一暮。乃帥民就食於洛陽。斥候

不得。輒有驅遣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輒引馬避之。

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文獻通考。景
仁按隋開皇五
 年關中連旱青兗等州大水文帝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詳見
 隋書食貨志十四年遇旱何不立發儲積賑之况是時長孫平奏
 設義倉足資賑贍乃必帥民就食他方乎或者義倉雖設而給散
 艱阻自初立法而已然又安望其慨然發內帑以濟民也唐太宗
 嘗言文帝不許賑給末年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
 無厭然則積而不散無救危亡可為殷鑒慰勉扶持近於婦人之
 仁取其尚有不忍人之心耳

大業末許紹任夷陵通守會盜起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唐書

唐時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唐書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高宗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他郡民
 或餒死皆重趼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饑瘵

搆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眾芝產其地唐書

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
 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

為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唐書

宋民流亡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淖
 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并給遣歸宋史

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使契丹流民其令分送唐鄧
 汝襄州以閒田處之仍令所過人日給米二升初河北轉運使言
 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上謂輔相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

子也可賑救之故降是詔康濟錄

神宗即位河北諸路水旱兼發糶便司廣惠倉以賑民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於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宋史

韓琦知益州歲饑流民載道琦募人入粟設粥賑之明年給糧遣歸又募壯者等第列為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關民流移欲東者勿禁凡撫活流亡共一百九十萬慶歷三年陝西饑詔琦撫之琦至寬徵徭免租稅給復一年逐令殘不職之吏

時河中同華等饑民相率東徙琦發廩賑之凡活一百五十萬人琦後為相封魏郡王五子皆貴忠彥繼為相康濟錄

慶歷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饑人相食詔出三司錢帛賑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死者為大冢葬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



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又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彌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通考。景仁按鄭公知鄆時。河北流民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自為區畫。此大膽而處以細心者。其勸民出粟也。虛已以情勸之。任事之官吏。皆書其勞。使他日得論績受賞。五日輒以酒食款勞之。獎勵有加。故人皆盡力。或曰。此非弭謗自全計也。公曰。吾豈惜以一身易此五六十萬人之命哉。上聞。遣使勞公。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公嘗與所厚書曰。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公不避謗。不受賞。滿腔惻隱。出以經綸妙手。卓然有以自信。始怡然有以自慊也。陸氏曾禹謂安流之要。維三。一得食。二有居。三可歸。鄭公盡得其妙。故為千古名臣。其法詳見康濟錄。謹附錄於後。

孽畫屋舍安泊流民事。當司訪聞青淄登濰萊五州地分有河北災傷流移人民逐熟過來。其鄉邨縣鎮人戶。不那趨安泊。多是暴露。並無居處。日下漸向寒冬。切慮老小人口凍餒而死。甚損和氣。特行孽畫下項。一州縣坊郭人戶。雖有房屋。又緣出賃與人居住。難得空閑房屋。今逐等合那趨房屋間數。開後第一等五間。第二等三間。第三等二間。第四等一間。一鄉邨等人戶。小可屋舍。逐等合那趨間數。開後第一等七間。第二等五間。第三等三間。第四等五等二間。急將前項那趨房屋間數報官。災傷流民老小。在州者。州官著人。在縣者。縣官著人。在鎮者。監務著人。引至抄點。下房屋間數。內計口安泊。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量其口數。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度日。如內有現在房數少者。亦令收

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度日。如內有現在房數少者。亦令收

拾小可材料。權與蓋造。應之。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別無房屋。那應不得一例施行。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小寺院。菴觀。門樓廊廡。亦無不可。務令安居。不致暴露失所。青州勸誘人戶。量出斛米。救濟饑民。示云。河北一方。盡遭水害。老小流散。道路填塞。坐見死亡之厄。豈無賑恤之方。又緣倉廩所收簿書。有數流民不絕。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衆力。庶幾凍餒稍可安存。况乎今年田苗。既大豐於累載。而又諸郡物價。數倍於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踊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己。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憫。五州鄉邨。人戶分等第。並令重出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聚千萬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共成利濟。今具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後第一等二石。第二等一石五斗。第三等一石。第四等七斗。第五等四斗。客戶三斗。以上並米豆中半送納。內有係大段災傷人戶。委的難爲出辦。卽不可一例施行。亦不得爲有此指揮。別生弊倖。透漏有力人戶。稍有違戾。罪不輕恕。一凡有一官。令專十耆。將雕造印版。所刷印票子。給與流民。印押其頭。後留餘紙三四張。編定字號。所差官員。便令親自收執。分頭下鄉。勒耆壯引領排門抄點。凡見流民。盡底喚出。不論男女。當面審問。的實。填定姓名口數。便各給票子一道。收執。以便請領米豆。不得

差委他人混給票子。冒支米豆。凡有土居貧窮。或老年。或殘疾。或孤寡。或貧丐等人。除在孤老院有糧食者。不重給。餘皆一體給。票領銀。一凡給米豆。每人日給一升。十三歲以下。每人日給五合。三歲以下。男女不在支給之例。仍於票子上預算明白。不得臨時混算。一官如管十耆。每日只給兩耆。以五日給遍。十耆一給五日。官員須早到。給所辦事。不得令流民遲歸。去凍露道途。一官員受米豆。先要看耆內何處人家。可以寄頓。只要便於流民。請領始為得當。一勘會二麥將熟。各處流民盡欲歸鄉。令監散官自五月初一日算至五月終。一併支與流民充作路糧。以便歸鄉。

一指揮青淄等州。須曉示道店。不得要流民宿房錢。

人當顯沛流移之日。

身無一文。扶老攜幼。旅店不容安歇。道途橋上棲身。冷雨淋膚。寒風刺骨。卽壯健者已將病疫。况餓體愁人。有不轉於溝壑哉。富公於青州。首重安頓流民之法。不但人無路宿。而且口食有資。詎若後人。雖本境饑寒。尚無術以處之哉。自公分養之法。立愈於聚民城市。薰蒸成疫者多矣。故錄其大概。以示後來。康濟錄。

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吳遵路。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蓆鹽蔬。有疾者給藥。以治。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臣鑒錄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

之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且須據版籍。先從下戶。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務爭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考通

鄭俠監安上門。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音華粉滓麥麩。合米為糜。或茹草根木實。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以償官也。

累累不絕。俠悉繪所見為圖。奏疏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五種不入。羣情懼死。願陛下開倉賑貧。取有司培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輔弼。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女。斬桑壞舍。流離逃散。皇皇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况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是夕寢不能寐。翼日命發常平倉。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

管子齊編

卷十一 輯流移

九

大雨遠近沾洽宋史

鄭俠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南北下各有田名燕子田

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聖聽臣乞勘會三路之民自去

冬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名臣言行錄○景仁按元祐中監司搜長安得二人

曰此耀之流民畢仲游闕實皆中州之逐利者然則小民覬覦恩澤非無輕去其鄉偽為攜負之徒當確察其實不可概屯其膏也

齊州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晁補之請粟於朝得萬斛為流者

給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日給廩粥藥物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

原以葬無主者男女異墟使者至境按事歎服宋史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

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

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宋史○景仁按達道之安流也先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

備流民至以次授地用兵法部勒婦女炊少者汲壯者樵哲宗遣二部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

上其事有詔褒美陸氏曾禹曰安流者心不慈所需必不備法不嚴混亂不循規滕君經濟之才令人驚服愚考達道前貶筠州談

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後為龍圖閣學士諡章敏觀其知鄆時規畫流民整齊有法足與富鄭公匹休矣未知名

臣言行錄何以不採入也

司馬康為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

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

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為國者一

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宋史

孝宗隆興二年。趙令良帥紹興。是時流民聚城郭。待賑濟。餓而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恬聞。邱寧孫建策云。今盡發常平義倉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為繼。况旬給升斗之粟。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之遠近。口數之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於聚城郭待升斗之給。困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割給糧。以遣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歡呼盈道。全活甚眾。建策者貴乎通盤打算。如此則生。若彼則死。計地給糧。令歸治業。非生民於必死之中。耶。其妙處在給兩月之糧。日食之

外尚可謀生。君子哉。趙公也。聽仁者之言。而活此流民也。○康濟錄。○景仁按流民既聚。須度境內公私粟米。足籌接濟。或可從他處移借。則留養為宜。否則流殍盈途。坐視不忍。資給易匱。又不能令其枵腹空手而歸。莫如計程給費。在我費於暫。而不耗於久。彼流民得返故鄉。齋糧復裕。營生之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袁甫曰。區處流民之策。富弼之法。最為簡要。惟曰散處其民於下。總提其綱於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卒皆入其黨。奸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如此。蔓延不已。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作急措置。每處流民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臆說也。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

日能推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椿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視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為一體。而所謂團結者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技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為士者散於庠序。為商者使之貿遷。則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說也。分之愈多。養之愈易。其要在督府制閩以及總漕諸司為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分而權貴合也。臣願朝廷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江南通志。景仁按流民人重。若人眾情險而勢重。當如袁氏甫之議。以富鄭公之法處之。又其甚者。如明代荆襄流民眾至百萬。自元至正以及明成化。擾攘百餘年。地界秦豫楚三省。山谷阨塞。奸宄易藏。屯結寇掠。猝難控制。原傑起而撫治之。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精心經畫。俾有生

業。而反側自安。要不外袁氏分之之說。與心有所繫之論。此固未可與尋常流移者一視也。然尋常流民亦須處置得宜。使寡者無聚而眾。夷者無挺而險。輕者無積而重。庶幾防患於其細。弭變於其微。事半而功倍耳。

杜紘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徙。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歲豐為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民甚德之。宋史

鄭剛中溫州判。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餓者。給一錢。戒曰。勿拭押字。次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歎服。溫州志

董煟曰。流民至當為法處之。若修堤浚河。公私兩便。不然官出錢

租民間蘆場或柴篠山使樵採官復買之流民得自食其力康濟錄

元至元二十年河北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絕

河上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

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元史

武宗至大元年三月乙丑以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仰食於

官非久計給鈔百五十萬錠帑帛准鈔五十萬錠命太師月赤察

兒等分給之罷其廩給三年詔各處人民饑荒轉徙疾疫流亡有

司用心存恤原拋事產依數給還在官一切逋欠並行蠲免仍除

差稅三年野死遺骸官為收拾於官地內埋瘞康濟錄

明宣宗宣德四年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

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遣

官撫恤發廩賑之通鑑綱目三編

景帝景泰三年河南流民計口給食五年畿內山東山西逃民復

賦役五年通鑑綱目三編

景泰四年王竑巡撫淮揚廬三府先是淮徐大水竑疏奏不待報

賑之至是山東河南饑民就食者至廩不能給盡發徐州廣運

倉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

被災所入粟自贖帝復命侍郎鄒幹齎金馳赴聽便宜竑躬自

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一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所鬻子女贖還歸者予道路費人忘其饑

明史

憲宗成化元年令流民願歸原籍者有司給與印信文憑沿途軍衛有司每口糧三升其原籍無房屋者有司設法起蓋草屋四間仍不分男女每大口給口糧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每口給牛二只量給種子審驗原業田地給與耕種優免糧差五年給帖執照

續文

獻通考

成化十二年御史原傑奏設行臺於鄖陽統治新設竹溪鄖西等縣詔可初祭酒周洪謨憐流民為項忠所逐著流民說有云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至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靜謐如故前代安流民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甲里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何以逐為御史李賓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遂援洪謨之說疏上之故命原傑往莅其事事成進

傑右都御史

康濟錄

鄭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為流民窟穴成化間流民無慮百萬每至歲饑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乃命原傑經略鄭陽撫定流民傑乃增置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於是籍流民得十一萬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為計丁力令開墾為永業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鄭陽儼然重鎮焉紀事本末嘉靖詔流民有復業者除免三年糧役不得勾擾其荒白田地許諸人告種亦免糧役三年後果成熟量納輕糧續通考

神宗時巡視河南御史鍾化民疏云流民稱情願歸家但無路費臣令開封等處查流民願歸者量地遠近資給路費給票到本州縣補給賑銀務令復業據祥符縣申報共給過流移男女二萬三千二十五石康濟錄

孫需撫治鄭陽時流民屯聚需至以文告諭之願編氓者給牛種俾有常業願歸故里者給餼遣還籍鄭陽志

李驥授新鄉知縣招流民給以農具復業者數千人明史

馮玘為河南泌陽令收恤貧窮陝右兩河告凶流民入境玘發粟賑之全活甚眾臣監錄

國朝陳氏芳生曰流民過境必當量倉儲多寡預酌撫恤之宜如其未至又且所積無幾或欲揚聲招之以飾虛譽此賊民之甚者亦必自賈奇禍切戒切戒康濟錄

張清恪公伯行曰流民當互相養濟也每十人爲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亦可立一排頭來者卽令著落排頭如來者多再分排頭令聚一處晝出各分路求食夜仍聚會一處或菴觀寺院令排頭代爲料理而以僧人董之蓋恐流來人多或有死亡拐帶盜竊爭鬪事故有此著落如佃戶之依里主行旅之依店主自帖然得安至於男女尤當分別寺院有男僧者令其收養流來之男

人無妻女者菴觀有女尼者令其收養流來之女人無夫男者如一家有男女數口者不得分別拆離或於寺觀或於各鄉邨處所查設空閒房屋以處之以耆老鄉約主其事然流民又宜各州縣均爲安插也使此處安插彼處或不安插則此處之聚集必多必有不能周全之慮惟各處均爲安插則養濟自易而人亦無擁擠之患矣切問齋文鈔

陸氏曾禹曰時至饑年以守土牧民官視之則曰流民以天子宰相視之莫非赤子忍令其冒雨衝風吞饑忍餓而流離於道路哉未流者已流者欲歸者欲留者行路者途宿者他國民遠來衆前

人無不有以處之矣。後之仁人軫恤乎離鄉求活之苦，皆當法前賢遺事以救之也。康濟錄

汪稼門先生志伊曰：周宣王矜流民之劬勞而能安集之，遂成中興之業。以視晉惠帝時六郡薦饑，流民入漢川者數萬家，膜外視之，釀成李特之首亂者，何如也。蓋饑寒迫於身，始而流亡，必繼為盜賊。牧民者取以為鑒，則流民之安設法不可不早。荒政輯要。景仁按：乾隆丁未，山西大同府旱饑，郡多闕中，直隸陝西來就工作之民糧價騰湧，民食無資，百十輩至富家橫索，城鄉被擾。時稼門先生為霍州牧，委赴大同讞案，行至雁門關，得悉其狀，急遞稟，勒宜軒撫軍飛飭地方官招集流民，查明籍貫，分別四路造冊，每站給錢百文，撥役資送回籍，本籍貧民一面分設粥廠，速辦蠲賑，奉檄准行，郡遂以安，具見救荒不分畛域而安輯流民，最為急務。

景仁謹按：流民者，饑民也。與其輯之於既流之後，不若撫之於未流之先。然饑饉頻仍，本鄉無可覓食，有不得不轉徙他

方者，瑣尾嘆其流離。爾雅作留，離鳥名。困踣嗟其狼狽，不早為之所

弱者，貼於危亡。强者轉為盜賊，可慮也。前代如漢如隋如唐，皆移民以就食，是民之遷流轉出自在上之意。戰國梁惠王曾行之，雖沿周官大司徒移民通財廩人移民就穀之制，祇一時權宜之計耳。北魏李彪謂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豈為善策乎。其餘因時補救，具有良規。

國朝尤為詳盡，而資送留養之法，或行或不行，則變通而與時

宜之期於實惠及民而已。查康熙二十一年議准直隸河南兩處乏食窮黎移家覓食不能回籍者令直隸河南巡撫察明加意撫綏招輯復業。三十一年陝西流民在襄陽等處地方得

旨有情願運送潼關米石者卽給價令其運送。此令流民就傭以濟轉輸順便俾之回籍者。四十三年山東流民入京城

命大臣官員設飯廠數十處分行煮賑。嗣直隸河間等府百姓來赴賑廠者甚衆有

旨將東省直隸流民遣官領送回籍仍捐給籽粒俾得耕田畝。雍正

元年

諭直隸山東河南流民有就食京師者著五城御史察詢口數量給盤費送回本籍等因欽此遵

旨議定每口每程給銀六分老病不能行走者加給三分爲脚力費委官護送地方官逐程出具收結轉送至原籍中途患病者令地方官留養醫治病痊日再行轉送此資送流民路費之始。九年議准直隸山東河南窮民渡河而南以圖就食令沿河州縣於各渡口詳加察詢所過地方有力不能自達者量給路費如有依親傭工易食者聽其乞食者用截漕米糧照

例計口賑給其欲回本籍者資給遣回不願卽歸者於來春耕種之候仍皆給以資糧令其回籍凡資給之費動用存留公項造冊送部八年凡外出窮民有應冬月留養者

諭令動用常平倉穀大口日給一升小口五合按日動支乾隆四年河南被災上江歉收兩省民人貧苦乞食轉徙道路

諭河南安徽撫臣悉心體察安輯撫綏已離本鄉行至他省者令所在督撫飭有司設法救濟欽此五年大學士九卿會議江蘇布政徐士琳條奏嗣後資送流民路費每大口日給制錢二十文小口減半老病者照例給脚力三分水程照大小口應給之數減半給與船價奉

旨依議速行與前此定爲每口每程給銀六分之例迥殊蓋前例以程計一程約計百里流民徒步一日豈能走及一程若以所過州縣爲程相去或六七十里四五十里流民過一州縣卽給銀六分又不分大口小口一日所得不特倍逾於賑給之數且較民間營趨朝夕爲活者更多餘裕愚頑無知將轉以流移爲利不思復業是故改以日計並分別大小口較爲盡善也七年

諭今年上下兩江水災甚重朕宵旰憂勞百端籌畫以拯吾民之困

厄但思此等窮民在本地引領待賑者固多而挈家四出覓食於鄰省鄰郡者亦復不少著江南及河南山東江西湖廣等省督撫各嚴飭地方有司凡遇江南災民所到之地卽隨地安頓留養或借寺廟或蓋棚廠使有棲止之所動用該處常平倉穀計口受糧據實報銷並訓諭約束不得藉端滋事至於災民聚集衆多之處更委道府大員專行督察及冬月水消春初耕種之時有願歸本鄉者卽資送回籍知照本籍照例按插并給以麥種俾得及時趕種其不願回籍者亦不必強等因欽此

聖主爲流民通盤籌畫者如是之無微不至也顧資送之例不皆有益而間或滋弊無業愚民惰游倖澤聞有此例挈家結隊仰給在官或甫送歸籍仍復重來未副

朝廷安輯之德意轉滋閭閻貪詐之澆風政體所關防維宜亟也

八年

諭河間天津等處來京就食之民日益衆多蓋因愚民無知見京師旣設飯廠又有資送盤費是以本地雖有賑濟伊等仍輕去其鄉而不顧且有已去而復來者不但拋荒本業卽京師飯廠聚人太多春暖恐染時氣亦屬未便爾等可寄與高斌令其設法安插妥協辦理欽此旋經大學士等議於通州良鄉二處添設飯廠蓆棚

以贍續至之流民。又經直隸總督飭屬固安、永清、東安、武清、霸州、文安設粥煮賑。俾北來流民隨在就食。願回籍者資給路費。仍令本籍查明補賑。自此流民不致復聚京師矣。十一年議准。奉天流寓乏食貧民。仍照例資送。自時厥後。則斟酌出之。而不拘成例。十三年。

諭向來外省有資送流民之例。用意良厚。然至饑饉洊臻。本處米糧實已乏絕。而鄰封尙可覓食。不得不提攜奔赴。此等嗷嗷待哺之氓。若必驅還故鄉。豈能坐以待斃。勢又將轉而之他。南北東西。輾轉資送。在鄰省旣不勝其煩勞。而於災民轉益流離失所。廷臣中

嘗有以此入告者。朕思災輕之地。不可令其拋棄失業。自當照例資送。倘遇積歉之年。本處無以餬口。轉徙他鄉。或倚托親舊以濟其乏。或傭工種佃以食其力。且其中極無倚賴者。國家復有留養之例。地方官憫其流離之苦。無分畛域。隨宜安插。俟災氛平復。大地可耕。然後使回故里。勞徠安集。加意撫綏。亦未始非權宜之道。惟在權其輕重。相其緩急。斟酌辦理。不可執一而論。應令地方有司就所至之境。酌量妥辦。如有親舊可依者。聽其自爲謀食。其或無所依靠。卽爲撫留。設法安插。不必拘定成例等因。欽此。十八年。諭御史奏請。勅諭江南鄰省督撫。照舊例留養流民。春融資送回籍。

等語留養流民之法前曾行之有名無實轉滋多事且於災民實無裨益導之使輕去其鄉耳近日巡撫已經具奏故未准行蓋與其留養於異方何如厚加賑恤使不流移轉徙之爲愈今年淮徐等處被水朕疊次降旨多方籌濟截漕撥餉不惜數百萬帑金加恩撫恤以留養資送之費計之何啻百分之一二豈有愛焉若以留養資送所需增爲本地賑濟豈不更需實惠乎夫以災地專委多員挨戶察賑尙恐不能一無遺漏鄰省州縣各有應辦事務又何從辨其災黎徒滋奸民在本地則乘機溷冒及資送則聚衆強搶去而復返日不暇給而實在被災流民或依傍親屬或傭工餉口又必逐一稽留安插於伊等生理益致拘礙故停止此例欽此

二十八年

諭御史奏資送貧民回籍議覆一摺以此例一開恐致無業之徒混冒虛糜於災黎無益是僅推其流弊而未深究夫有名無實之本原無識者將未免仍疑爲節省帑項起見非朕軫念窮氓熟籌調劑之苦心也從前臣工等奏請資送回籍曾經降旨允行者原因此等災民如果本籍自有田廬固不當任其播遷失業今經日久體驗流民中遠出謀生者悉係故土並無田廬依倚之人而必押令復還卽還其故鄉仍一無業之人耳且無論一領路資潛移別

處去而復來。有何查驗。卽責地方官實力奉行。則必押解濫及無辜。亦非政體也。朕因直屬兩年秋霖過多。加恩蠲賑。不啻再三。又念京師爲五方聚處之會。令五城加厰平糶給賑。卽費正供鉅萬。無所靳惜。又何有於區區資送一節。然已洞悉其一無實濟。而猶曲徇陳言。矯情示惠。必不出此也。且流民故鄉旣無生計。四出傭趁。卽揆之古人無常職。轉移執事之條。未始不可俾之並生並育。又何至束縛馳驟。加以勢所不能。朕以爲與其資送無實濟。不若加賑濟之期。俾民獲實惠爲愈也。救荒無奇策。惟以體恤民隱爲要。設令被災至重。甚至有田之戶。亦概遠徙。則所以籌撫綏。必更

有大設施者。又豈恃此資送虛文。所能濟其萬一哉。將此通諭中外。使明知朕意。欽此。綜觀停止資送留養之

論。可謂深切著明。大抵法積久而生弊。道與時爲變通。

聖主之恩施萬端。窮黎之情僞百出。不得不變而通之也。

聖諭一則曰。增爲本地賑濟。再則曰。不如加賑濟之期。良以輯之於旣流之後。不如撫之於未流之先。帑不患其多糜。惠必施於實獲。惟智之周也。無不燭斯道之濟也。無不宜。

聖諭又云。設令被災至重。必更有大設施者。想見神明化裁。包括無數經綸。而不沾沾於一時一事也。至於流民之歸。旣無庸資

送亦無庸差送焉。嘉慶七年。

諭萬凝等以現在清苑等縣有差人領回本處貧民。輒欲令各州縣
倣照辦理。勢不能不僉派差役紛紛押送。竟與遞解人犯無異。是
驅之轉於溝壑矣。且各州縣所差人役。豈能於本處饑民。概行指
識。彼此認領。徒滋紛擾。此事斷不可行。等因。欽此。此外出趁食之
民。當聽其自歸。不必官差認領也。職司民牧。偶逢災祲。預料
民或流移。先期出示各鄉村。諭以卽有賑恤。令其靜候。毋得
遠離。一面設粥平糶。以定民志。其有迫不及待。挈家四出者。
查戶時卽爲登記。以待聞賑歸來。補行賑濟。貸與牛種。以資
生理。其流民所至之境。不分此疆爾界。加意拊循。善爲措置。
則民雖撓蕩析離居之苦。而得勞來還定之方。所全實多矣。

之衆鮮不號寒。災祲之年必多疫癘。推食食之。復解衣衣之。起死人而肉白骨。是在仁者本爾。風周禮之意。以行仁術矣。爲視存亡條第十有六。

漢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漢書

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後漢書

鍾離意少爲郡督郵。太守賢之。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部多蒙

全濟。後漢書

王望遷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公卿。奏望專命。鍾離意獨曰。望當仁不讓。若繩以法。將乖朝廷愛育之旨。帝乃赦焉。後漢書

周暢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雒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後漢書

潁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蔡邕頌曰。哀此骼胔。寬體孤魂。遭水爲泥。逢風成塵。殮以時服。葬以洛濱。淵鑑類函

晉劉宏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軍事寬刑省賦百姓愛悅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晉書○景仁按明尚書馮琢菴琦之父為庠生隆冬早赴學路遇一人倒卧雪中捫之已半僵矣遂解綿衣衣之扶歸救甦是夜夢神告曰汝救人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為汝子後生琢菴遂名琦足見救人凍與救人餓皆有拯死之功而為神明所祐也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二十四年京邑疫癘使郡縣及營署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藥宋書齊武帝詔頃風水為災加以貧病六疾孤老穉弱彌足矜念遣中

書令履行沾卹齊書

都下大水吳興偏劇王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南史○景仁按解與解同署也吳都賦解署茶布

北魏宋世良為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還過汲郡時大旱見城旁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北史

周賀蘭祥除都督荊州刺史有惠政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以千數時盛夏亢陽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耶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境先多古墓俗好發掘至是遂息周書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醫藥之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皆慙謝而去。其後病者爭就使君，其後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朱子綱目景仁按

岷俗避疫，畏己之死，遂不顧其親戚之死，澆漓甚矣。公義欲變其俗，因其沿習既久，且畏死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是以將病者置廳，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所得秩俸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及病愈，召其家諭之曰：「設若相染，吾殆矣，病者于孫感泣，敝風遂革。」此現身說法，不言而信也。宜闡境呼為慈母。

唐太宗貞觀二年三月旱蝗，四月瘞隋人暴骸，四年九月瘞長城

南隋人暴骨唐書

貞觀十年關內河東疾疫，遣醫賫藥療之。十六年穀涇徐號戴疾

疫遣醫施藥十八年自春及夏廬濠巴普柳疾疫遣醫往療康濟錄

宋仁宗哀病者乏良藥為頒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為給錢

和藥予民遂行於天下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

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

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令太醫擇善察脈者即縣官授藥審處其

疾狀予之無使為庸醫所誤天闕其生天禧中於京畿近郊佛寺

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一棺給錢六百文幼者半之宋史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見漕卒凍餒死者眾嘆曰此有司之

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布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宋史

熙寧八年吳越大饑趙抃知越州多方救濟及春人多病疫乃作坊以處疾病之人募誠實僧人分散各坊早晚視其醫藥飲食無

令失時給藥多出私錢以故人多得活凡死者又給工銀使在處收埋不

得暴露康濟錄

陳亢金壇人中年無子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

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勝紀是歲生子廓後又生度皆

相繼為監司子孫仕宦不絕臣鑒錄

富弼知青州時大水流民就食病者濟以醫藥死者為大塚收葬

謂之叢塚更為文祭之臣鑒錄

哲宗元祐三年冬頻雪凍死者無算呂公著為相日與同列議所

以救禦之術乃發官米官炭遣官分場賤賣以惠貧民疾病之人

日給醫藥康濟錄又不時委官看問以故多得全活

蘇軾知杭州大旱饑疫並作軾請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

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多作康濟錄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

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

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宋史

熙寧年間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及貧乏不能自存者以戶絕屋

居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崇寧初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給

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
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令僧主之。
至是推廣為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安濟坊亦募僧主
之。醫者書所治痊人。歲終考其數為殿。最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
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宋史

趙汝愚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
之半以食饑者。宋史

黃當嘗從朱子學。知台州為濟糶倉。抵當庫葬民之棲寄暴露者。
為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創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

廢故業。宋史

王致遠知慈谿縣。浙東饑死殍成。邛致遠為粥以食饑者。病與醫
藥死為殮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為王佛。習是編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安
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元史

夏椿華亭人。大德閒大饑。椿闢廬舍。具饘粥以食。去則贖之。病者
藥之。死者葬之。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松江志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天下府州縣設惠民藥局。拯療貧病軍民疾
患。每局選設官醫提領。於醫家選取內外科各一員。令府醫學授

正科一員掌之。縣醫學授副訓科製藥惠濟。其藥於各處出產。并稅課抽分藥材給與。不足則官為買之。康濟錄

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

之。而後去。洪武三年。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火葬。水葬。凡貧民

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立為義塚。萬世玉衡錄

瞿興嗣好行陰善。洪武時。值歲大儉。來依者數十人。擇旁舍處之。

會癘作。病者相枕藉。公親攜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常熟志

趙瑾好善喜施。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屍多棄野。瑾買棺置通衢。縱

取不問臣鑒錄

嘉靖時僉事林希元疏云。時際凶荒。民多疫癘。極貧之民。一食尚

艱。求醫問藥。於何取給。往時江北賑濟。亦發銀買藥。以濟貧民。然

督察無方。徒資冒破。臣愚欲令郡縣博選名醫。多領藥物。隨鄉開

局。臨症裁方。多出榜文。播告遠近。但有饑民疾病。並聽就廠領粟。

赴局支藥。遇死者給銀四分。令人埋葬。生死沾恩矣。康濟錄

王文成守仁曰。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

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饑餓以死。乃歸咎於疫。為民父母。何

忍坐視。言之痛心。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

孝弟各念爾骨肉母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弟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苦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諭之以

此意。王文成公集

國朝金閑存誠曰旱者氣鬱之所致也潦者氣逆之所致也蓋逆必決決斯潦潦必傷陰鬱必蒸蒸斯旱旱必傷陽陰陽受傷必滯而成毒毒氣潰發人物相感疫症乃時行也陰陽之氣所以鬱而逆

者由人心致之也。小人之心無過貪生貪生則貪利而利有所不遂則謀計拙而憂愁潛於督脈告援窮而惱怒聚於肝經於是乎酬酢往來同胞之和睦潛消呼吸噓噓造化之盤旋相阻始則風雨不時繼則溫寒犯令而陰氣閉於外陽乃用逆陽氣伏於中陰乃用鬱此其勢此其理也然則調變者其先調天下之財乎財不調則貧富不均民生不遂而民氣不伸陰陽其必不和也安所謂變乎夫是以聖人首重通財而最忌壅財賑恤罰贖之典所以行也。切問齋文鈔

張清恪公伯行曰人之饑餓而死者必數日不得食而後死斷無

一二日不得食即餓死之理。宜令流民頭或僧人稽察有真正一
 二日不得食者。即為稟官給粥一頓。使能行走。再令出門求食。若
 居民則令耆老公正者會同鄉地不時稽察。真正一二日不得食
 者。即令報所在官長令給粥一頓。至風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門求
 食者。尤宜稽察。報明所在官長。或量給米升合。或量給錢數十文。
 或用擔粥法煮以食之。但要每日留心。如有凍餒而死者。即報明
 所在官長。捐棺木以埋之。如有隆冬真正無衣者。令耆老會同鄉
 地查明。報所在官長。捐給棉衣。流民亦如之。或勸諭紳衿富戶酌
 量多少捐給。如此則所費者少。而所活者多矣。且一骸骨不可不

急為掩埋也。宜嚴飭城關各鄉約地保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間有
 拋棄骸骨。俱令掩埋。以順生氣。蓋疾疫皆因餓死人多。癘氣薰蒸
 所致。一經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災沴之侵矣。切問齋文鈔
 陸氏曾禹視存亡總論曰。民之大事。生死而已。生惟疾病可憂。死
 則暴露為慘。藥局之開。命醫之舉。宜急行焉。生之於牀席。活之於
 垂亡。雖乏神犀。賴茲慈母。庶無忝耳。不幸死矣。苟不助銀。令人速
 掩。血淚染尸。獸餐初斃。青燐夜泣。白骨飄零。生不能充腸。而足食
 死復暴露於荒郊。遭此慘傷。可云保民之政無歉歟。治民病掩骼
 埋胔。皆大典也。每歲宜然。况饑年乎。康濟錄

高文定公斌疏曰。臣伏查本年河間天津各處被旱災民仰荷

聖澤覃敷發帑發粟多方賑恤實已普慶更生咸稱得所惟災民之尤

孤苦者衣不蔽體無以禦寒且旱後柴薪缺少得煖為難並應籌

畫。臣於九月間與司道等公同商酌會同鹽臣各先捐製棉衣為

之倡率行令被災各府州縣於所屬富戶殷商善為勸諭各隨多

寡捐助棉衣或交官散給或自行經理聽其樂輸嚴禁抑勒仍將

捐助姓名申報分別獎勵茲據各府州縣自捐並勸諭所捐棉衣

共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一件經各地方官於十一月加賑之時視

極貧人口無衣者當面散給就一州縣所捐皆已足用現在臣委

派專員於被災各處村莊道路循環察看勸諭窮民安業領賑因

以體察閭閻疾苦時屆初寒尚不致有單衣露體之人仰惟

聖主痾瘝在抱災民凍餒時厯

宸衷合將捐給棉衣緣由具奏又示曰直屬今年被災地方窮民困

苦荷蒙

聖恩廣沛普徧賑恤已無饑餒之患惟是晨風戒涼漸入寒冬孤苦無

營之人雖幸得食而衣不蔽體仍恐莫保身命深堪憫惻案原題

部議紳衿士庶有情願捐賑或捐備棉衣者報明地方官聽其自

行經理多則題叙少則獎勵奉

旨允行。及今撫卹災黎之計，捐備棉衣又爲急務。各州縣可卽出示勸諭紳衿士庶，有願捐賑者，卽令製備棉衣分給貧民，或交地方官於赴鄉散賑之便，察看單寒極貧之男婦，攜帶散給，不得預期聲張，更不得委任胥役，仍將捐給數目據實申報，分別獎叙。如奉行不善，致有抑勒擾累，定卽加以處分。賑紀

聖恩賑給咸幸更生，而其中尤困苦者衣不蔽體，寒已切膚，不死於餓而復死於凍，宜亦父母斯民者之深爲憫惻而亟思籌措者也。茲蒙督院捐製棉衣千件，鹽政兩司本道等亦各有施助，但力難徧

及心則無窮，有不能不望於紳士之好行其德者。該府州宜率同地方官善爲勸導，使之樂從。卽如當商平時取利於窮簷小戶，今捐值十兩八兩之棉衣，以卹災困，宜無吝情。况舊布短襖過期不贖者，不待外求，無需另製，尤易爲力。地方官總核所捐衣數於賑冊內查明極貧中應給名口，分遣安人指名散給，或屬委員於放賑時察看無衣者預記之，有餘更以及次貧戶口之瑩苦者，總勿顯示恩施，致來希冀，惠難爲繼，而弊益滋多。卽自生擾累矣。如捐戶自能經理，不願官辦者聽便，不願捐者尤不得勉強抑勒。所捐姓名衣數俱通報院司察核。賑紀

景仁謹按。晁錯曰。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然則救饑者宜兼救寒矣。况災沴侵而疫氛易染。愁苦積而疾疢難調。悼一飽之無時。竟一寒之至此。惟束手以待斃。望道殣而誰收。人生到此。能不悲哉。書曰。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康濟錄曰。凡帝王遇病者。當法神農之心而救之。生見死者。宜效文王之道而使之掩。誠哉是言也。我

朝發政施仁。京師五城設棲流所。日給錢米。隆冬酌給棉被。病故者給棺以瘞。又設養濟院。歲給銀米冬衣棉布。嘉慶六年。京畿民人被水。

諭令置購棉衣。經各當商呈交六萬二千件。有

旨賞銀一萬二千四百兩。按各當商交出多寡。均勻給發。屆放賑時。

將棉衣發順天府五城同日散給。派文武大員同巡城御史

監放。偶遇民間疾疫。

恩旨特頒藥餌。死者予以棺木。

德宏衣被。

念切痼瘵。猗歎。

鴻慈普覆矣。司牧者所當廣播。

皇仁。卽里居者可弗助宣。

聖澤乎。昔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齊田單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解裘而衣之。此以君相恤人寒凍者。漢蓋寬饒爲司馬。按行士卒廬舍。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後漢鄧訓爲護羌校尉。俗耻病。臨困以刀自刺。訓聞有疾困者。輒使醫藥療之。差者甚多。遷鄔程校尉。吏人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爲煮湯藥。咸得平愈。曹褒爲城門校尉。愍哀病徒。白省醫藥糜粥。此居官以醫藥撫士卒吏人者。金穰縣王叟

業醫治藥最審。不如法不以授人。貧家病。雖夏日再三往。病愈不責一錢。元遺山嘗造之。此業醫以醫藥濟人者。梁嚴植之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歸爲營醫藥。死爲棺殯殮之。此一事而存亡兼濟者。蜀漢糜竺能賑生恤死。廐有古塚。夜聞涕泣聲。竺尋其處。見一婦人袒背來訴云。漢末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袒地羞晝。見人。今就將軍乞深埋。并敝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卽命爲棺。以青布爲衣。衫置冢中。後見青衣來家云。爲竺禳火。得免火厄。此能葬異代屍骸者。明吉水羅循官副使。宦遊見一寺有七棺。捐俸命僧埋之。生子

倫廷對第一。遇死。瑾卽解衣覆之。此埋榘掩骼。父子同心者。郭敏官知府。立義阡以葬貧不能葬及火葬者。此設義塚以安幽靈者。數君子大都身膺富貴。壽享高齡。子孫昌熾。所謂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焉。然私願豈及此哉。惻隱根於本心。吉凶切乎同患。不待凶年也。使其時際凶年。目覩寒者之僵。走路衢病者之呻吟。牀席死者之暴露郊原。其動悲憫。圖拯拔。當何如懇摯而周詳耶。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至於凍骨無溫。又或攫豎子膏肓之痛。殘魂猶餒。不獲蒙犬馬帷蓋之憐。生無以爲生。死無以爲死。尤仁人君子所盡傷心者也。七月之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孟子曰。疾病相扶持。周禮曰。四閭爲族。使之相葬。小弁曰。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物此志歟。牧民者能於郡邑所立廣仁諸局。加意整頓。勿使有名無實。而鄉黨紳士之好善者。念歉歲之艱難。憫窮人之疾苦。施棉衣。購藥材。延醫士。置棺櫬。設義塚。預籌經費。並恤存亡。或獨力爲之。或勸同志共爲之。不辭勞瘁。規畫咸宜。仁浹乎挾纊。技妙乎回春。惠周乎埋斃。則存者一息能延。一分受賜。亡者九原可作。九死銜恩。庶幾感召天和。天札疵癘之不作。康樂安平之屢書。豈不足以播

皇仁宣。聖澤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籌濟編卷十八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保幼 收棄孩贖賣子並見

周禮保息六首列慈幼。註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王政推恩之大者。豈論年之豐歉乎。而歉年則口食彌艱。父母非不愛其幼孩。而其勢萬難相保。許其賣鬻。所以全其生命也。聽其贖歸。所以完其親屬也。兩者若相妨。而實並行不悖。保聚之謀。維先民是程。而斟酌出之可矣。為保幼條第十有七。

周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九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

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管子曰陸氏曾禹曰

聖世亦有賣子之人貴有以處之耳窮民命在旦夕若不聽其賣

必至骨肉相枕而死不更慘乎此聖王所以聽其賣而代其贖不

禁其不入者管子曰也

漢章帝元和三年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慘怛之愛有忠

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

如律後漢書

三國魏鄭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生子無以相活率皆

不舉渾課使耕桑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

育男女多以鄭為字魏志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

升米三百以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拯恤乃開倉廩賑飢

民凡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判遣之宋書

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詔曰前以民遭飢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

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檢校

令良家子息仍為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

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魏書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文獻
通考

文宗開成元年詔曰比聞兩河之間頻年旱災貧人得富家數百錢數斗粟卽以男女爲之僕妾委所在長吏察訪聽其父母骨肉以所得婚購之勿得以虛契爲理康濟錄

文宗太和六年詔曰天下有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裸者不能自活必至天傷長吏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康濟錄

宋太宗淳化二年詔陝西緣邊諸州飢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康濟錄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詔前歲陝西民飢有鬻子者命官爲購贖之還其家康濟錄

仁宗慶歷八年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飢民鬻子康濟錄

宗室善譽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威惠並孚宋史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棄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淵鑿類函

王宥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於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甚眾宋史

保幼

三

葉夢得為許昌令。值水災。道中多遺棄小兒。一日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以自養？對曰：人固所願，但患既長，或來認識，夢得乃為立法。凡災傷遺兒，父母不得復取，夫兒為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又為載籍記數。收多者賞貧者給米，以為食事。定按籍計三千八百餘兒，此皆奪諸溝壑而致之襁褓者。後官至尚書左丞，子懋為轉運。問奇類林

黃震提舉常平倉。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

凡當婉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

收家成活者眾。宋史。景仁按宋史食貨志振恤條載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襦於常平頭子錢內

給造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官觀寺院養為童行。宋於幼幼之道規制周悉黃文潔更為酌定益詳密矣。

劉彝知虔州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

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

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一境生子無天闕者。明善集。景仁按宋史胡安定

稱彝善治水令胸山作陂池教樹藝有惠政除都水丞久雨汴漲彝請啓揚橋斗門水即退明善集三十卷即彝所自著者。

嚴世期山陰人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世

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長成。宋史

遼聖宗開泰元年詔諸道水災饑民質男女者起來年正月日計備錢十文價折備盡遣還其家遼史

元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以大都米貴發廩十萬石減價以糶賑貧民北來民飢有鬻子女者命有司悉為贖之康濟錄

明成祖永樂十一年六月上召行在戶部臣曰人從徐州來言水災民有鬻子女者人至父子相棄窮極矣即驛賑之所鬻為贖還

通鑑綱目三編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詔陝西山西河南三省軍民先因飢荒逃移將妻妾子女典賣與人者許典賣之家首告准給原價贖取歸宗

其無主及願留者聽隱匿者罪之通鑑綱目三編

畢文德天順癸未學士成化丙戌民飢鬻子女者眾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契約歲豐還之明獻徵錄

嘉靖十年奏准陝西災傷重大遺棄子女州縣官設法收養如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康濟錄

世宗嘉靖八年題准災傷地方軍民人等有能收養小兒者每名日給米一升續文獻通考

嘉靖時林希元疏云大飢之年民父子不相保往往棄子而不顧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於淮河者有棄子於道路者為之惻然

因效劉晏之法凡收養遺棄小兒者日給米一升一食五日每月
抱赴局官看視飢民支米之外又得小兒一口之糧遠近聞風爭
趨收養甚至親生之子亦詐稱收抱以希米食旬月之間無復有
棄子者矣今各處災傷去處若有遺棄小兒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康濟錄

萬曆二十二年鍾化民河南救荒疏臣仰體德意贖還民間荒年
出賣妻孥四千二百六十三名但贖還之後不知其終保完聚否
倘餬口無資復相轉賣如夢中乍會覺後成空思及於此不覺淚
下惟帝念哉康濟錄

邱濬曰人之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
之當年豐時雖千金不易一稚一遇凶荒惟恐鬻之而民不售此
無他知借亡而無益也故不若官買之以實軍佐康濟錄

國朝魏水叔禧曰飢民有棄置子女道路者許人收養凡收養者具
呈至官云某年月日於某處收得子女幾人歸家撫養官為用印
給之太平長大一聽收主照管本生父母不得爭執其收主願贖
者聽或能收養自幾人以上者官府為立賞格勸之魏叔子集
張清恪公伯行曰鬻賣子女者原非不得已蓋舉家飢餓束手就斃
姑割愛以甦旦夕之命也且買者必有糧之家賣者必得食矣今

凡賣子女者。責令地方官捐俸代為回贖。此雖軫念貧民。曲為完聚之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買。而災黎窮困之極。必有遺棄道路而凍餓以死者。今宜令如有窮苦零丁。不能自存者。許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者。隣里養之。或所至之處。有願收留者。任其收留。役使與僱賣人同。而人多不肯收養者。誠恐歲歉。代為收養。至年豐。伊又將竟回本家。不為使令。故不肯收養耳。今宜官給券。聽其自定限期。以若干為滿。其有遺棄孤兒。人家收養長大者。即拜所養為父母。豐年不得歸還本家。著為定例。蓋父母生之而不能養。此能養之。即亦父母矣。則人之收養者。自多而孤兒庶免凍餓而死。此兩全之道也。

而死此兩全之道也。

切問齋文鈔。景仁按清恪公之論。極是。第今之親戚隣里。令其收養人家兒女。亦勢有所難。不如聽人收留。許主家自定年滿期限。期滿聽本家自贖。或官為代贖。法較簡易。荒年宜預先曉示。不在給券之紛紛也。至遺棄孤兒。豐年不還本家。宋葉石林公行之。已有成效。實權乎恩義之當然也。

陸氏曾禹育嬰兒總論曰。戶口之繁。朝廷之瑞。嬰兒夭折。元氣虧傷。天地大德曰生。其所最愛者人。可令無端受戮。雖雞小犬之不若哉。法之嚴。不若惠之厚。烏得錙銖是惜。而不急為之撫育也。識認嬰兒法。須記其頭目疤瘡。及手指旋紋。幾箕幾羅。始無差錯。足指悉驗。而記之。衣襟是何顏色。布帛單綿。此次辨也。凶年之所棄。父母性命尚在不保。安顧嬰兒。或有人通知。或有人抱來。急

宜收養。問其來歷。使其長大。知父母之姓名也。贖難賣。總論曰。曾聞明成化乙未科狀元費宏之父捐館資一二十金贖婦還夫。狼狽而歸。夜聞窗外神人曰。今宵採苦菜作飯。明年產狀元為兒。宏果十九登鄉薦。翁生受吏部侍郎之封。時當歲歉。不賣親人。終無生理。其意以為餓死而無救。不若活賣而分離。後得一見。未可知也。在買者給其價而衣食之。不惜捐費於凶年。實欲服勞於後日。既生其身。且救其家。均相有益。但血淚已枯於異地。夢魂猶戀乎家鄉。非天子之深仁厚德。孰能救其婢使奴差之苦也。然漢詔恣聽去留。不償所值。設遇薦飢。于何得活。豈善策哉。故司牧能如

柳宗元使臣得若鍾化民多方設法完彼親人皆合禹湯之心無愧孔子之教矣。康濟錄

景仁謹按

國家休養生息。戶口日繁。

聖天子保赤誠求。茂育之政。不待歎歲行之。

京師廣渠門設育嬰堂。收養遺棄嬰孩。給

帑置產收租以資乳哺。順天府尹核實支給。各直省則令有司

經理。鄉閭好義者助其費。遴誠實幹練之人董其事。所收嬰

孩登記年月日時。及長。有願收為子孫者。予之。其本家有訪

求者歸之法至善也。稽之於古。漢高祖七年。民產子。勿事二歲。後漢光武建武中。產子。復以三年之算。章帝詔。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宋理宗淳祐九年。置慈幼局於京師。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恤丁口也。賈彪重殺子之罪。王濬嚴不舉子之條。則使知所畏。而勿犯。鄭產代民出口錢。虞永文以荻場之利。代民輸身丁錢。俾民不棄子。則爲去所累而自悛。俞仲寬召父老置醪醴。酌而侑之。使歸勸其鄉人無殺子。此慈幼之政。行於平時者。不必凶年也。至贖已賣之男女。亦有前事矣。魯國之法。有能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取其金。無損於行。不取。則不復贖人矣。聖人不欲賢者之獨爲君子。所謂過行弗率。以求處厚也。後韓文公刺潮州。計傭悉贖。過期没入之奴婢。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柳子厚刺柳州。亦設法贖歸。子本相當没入之奴婢。文公於柳子墓誌述之。韓柳俱以文章名世。而贖人一節。復相似。使其遭逢飢饉。所以生全而保聚之者。更當何如。委曲詳盡耶。康濟錄載臨事之政。有曰。育嬰兒。以慈孤幼。事後之政。有曰。贖難賣。以全骨肉。其育嬰兒一門。引葉石林公凡災

傷棄兒父母不得復認之法。謂若不立印券。勿令父母不許復認。所救焉能有三千餘人之衆。而事後則又以贖人爲美。政若前後自相矛盾者。不知緩急異勢。順其序。協其宜。事相反而適相成也。夫民值凶饑。無所得食。聚而不生。不如不聚而生。及乎安定。不免仳離。旣生而思聚。能聚而始樂其生。此恒情也。鬻男女取其值以自贍。而男女亦有人贍之。否則作溝中瘠。或爲几上肉耳。奚若臧獲之幸。延殘喘也。然骨肉遠離。羈孤誰念。去而復還。何啻更生而再聚。詎非盛德事耶。第竟令放還不歸。其價是以勢相攝。意美而法未良也。考漢高

祖五年。詔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光武武二年。詔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掠。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竊謂以處被賊所掠者。則可耳。若因饑出賣。恣聽去留。則買者空勞。豢養徒費。資財而又執重法繩之。假使再值奇荒。誰復肯售耶。是爲幼稚圖此日之團圞。而早絕其將來之生路矣。陸氏曾禹謂可一不可再信。然後魏之制。不聽取贖。然後以掠人論。唐文宗詔歸其所買。勿憑虛契。其法稍平。然總不若貞觀出金帛贖

還宋淳化以後官為代贖。意美而法尤良也。朝家有孚惠心。在賣者既拔於賤而得完聚之歡。在買者不虧其資而免深文之論。斯乃禹湯鑄幣贖人之遺法。即孔子責賜讓金之苦心。王道本人情。豈盡須理論而勢禁乎。君子責任子民。能於育嬰堂加意整理。及遇災荒。有賣子等事。式古訓酌時宜。善為調劑。而於遺棄幼孩。尤必加意收養。庶幾不愧眾人之母焉。而鄉黨好義之士。勉力行善。平日倡育嬰社。募眾同舉。至歉年則出貲廣收棄兒。豐歲則聽贖。不責善價。是亦人心之厚。而風俗之淳也已。

籌濟編卷十九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戢暴

周官荒政十有二。以散利開端。其次十者皆主寬恤。獨於盜賊曰除。而居荒政之末。鄭眾曰。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除惡務盡。豈得已哉。夫災黎瀕死求生。而遂不畏死。復有一二姦民為之煽誘。往往釀成事端。是故先之以散利諸政。俾知生之可樂。以定其志。終之以除盜賊之政。俾知死之可畏。以怵其心。所謂盜賊者。非僅剽掠之徒。凡恃

強行暴取非其有者皆是。早爲之所寬猛。隨時弛張。互用盜風。靖亂源室矣。爲戢暴條第十有八。

漢龔遂忠厚剛毅。宣帝卽位。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召見謂曰。何以息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

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騎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

棄其兵弩而持鉤鉏。于是悉平。漢書○景仁按唐宣宗時雞山群盜起。詔討之。崔鉉曰。此皆陛下赤

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也。亦倣此說。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令長取獲賊多。少爲殿。最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後漢書譚顯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饑饉。競爲盜賊。州界收捕萬餘人。顯愍

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康濟錄

南北朝魏崔衡除秦州刺史先是河東年飢劫盜大起衡至修龔

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魏書

唐太宗時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

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

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康濟錄

宋王曾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囤積者飢民聚黨脇取鄰郡以強

盜論報死者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

名臣言行錄

馬仲甫為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

須奏裁復言飢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宋史

馬尋知襄州飢人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鞠以強盜尋曰此脫

死耳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宋史

陳從易知虔州會歲大飢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

生者千餘人宋史

司馬光疏曰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

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聞周禮荒政十二率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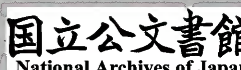
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歲盜

戰暴

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頃年州縣官吏不知治體。務為小仁。或遇凶年。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今若明降勅文。豫言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京東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文獻通攷。景仁按陸氏曾禹謂溫公奏深切明白。蓋君子之言。有當先期而告諭者。有宜存心而未發者。時中為妙。誠為篤論。神宗熙寧元年。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死罪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年豐如舊。夫曰劫盜。則有用強情狀。與尋常盜殺殊科。若為災傷而減其罪。實長亂階。况顯著之詔令。且驅飢民而狡焉思逞乎。故災年治盜。有司權其輕重。破格量減。以行其慈。如馬仲甫諸君子。則可斷不可降勅。示以寬典。致啟奸徒無忌憚之心。而恣之轉令盛也。經國者當繹司馬文正之言。

京東饑盜起。沈起提點刑獄。開首贖法。攜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惟恐後。范仲淹器其材。宋史

熙寧七年。蘇軾知密州軍。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旱蝗相仍。今又不雨。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盜必甚於今日。今流離飢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邱山。故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



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
 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陛下明聖仁慈較得喪之孰多
 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
 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
 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東坡全集○景仁按熙寧八年上批沂州淮揚軍災傷特甚百姓粒食絕望糾集為盜者多若復不加軫恤恐至連結黨難以捕擒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遂詔發常平錢省倉米等散與孤貧人戶想神宗深有感動於文忠之論奏而汲汲拯饑以靖乎盜源也

元祐時劉韜尉豐城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飢民救死
 耳率豪右出穀賑恤之存活者眾盜亦戢
名臣言行錄續集

謝諤改吉州錄事參軍歲大祲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錯諤植五
 色旗分部給糴頃刻而定
宋史

撫州饑起黃震知其州奉命單車疾馳約富人耆老集城中無過
 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坐驛舍治文書不入

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給爵旌勞者而後入
宋史

仁按此與通商條所引辛幼安事畧同皆以嚴令使人畏憚而莫
 敢犯也要亦恩威並用乃克有濟茲事載黃震傳或作黃裳誤
 陳仲微調莆田尉臺閩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飢民作亂仲微立
 召亂者戮之籍閉糴抑強糴一境以肅
宋史

宗室希懌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飢惡少聚劫希懌將臨按幕屬力

止之不聽。曰：希憚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擒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宋史

端平元年，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變起於上戶，閉糴若專倚兵威，恐饑饉所迫，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厲兵選士，邊定已竊發之寇，發粟振飢，懷來未從賊者之人心，庶人知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滅矣。宋史

李舜臣，邛州安仁主簿。歲大祲，飢民千百持鉏棘大呼，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宋史

呂祖謙曰：荒政前言緩刑，後言除盜，便是經權。皆舉處凶年，罹於

罪，固可哀矜。至於奸人亦有乘閒竊發者，以除盜賊終之，乃弭亂之道。周官義疏

董煟曰：荒政除盜賊亦當原情。頃有京尹者，以死囚代為盜者，沉於江。此最為得法。蓋凶荒之年，強有力者好倡亂，須當有以警惕之，使遠邇自肅之為上。不然羣聚而起，殺傷多矣。康濟錄

魏鶴山曰：有謂荒政之行為可緩者，不知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起於飢餓。國家愛民，不如惜費之甚，官司憂國，不如愛身之切。荒政輯要

元牛德昌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飢，羣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

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切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元史

明洪武初陝西飢漢中尤甚民多為盜時府庫倉儲十餘萬石知

府費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

令為保伍驗丁發之活者甚眾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

嘉之後以他事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通鑑綱目三編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巡按山西御史周洪奏翼城等縣飢民嘯聚

為盜招撫不服宜發兵捕之上曰民迫飢寒朕甚憫焉其令鎮守

巡撫等官宣布朝廷寬宥之意明示有司撫御之方果有執迷不

服然後相機徐動康濟錄

宣德末永豐飢亂民嚴季茂等千餘人就縛布政陳智伯謂脅從

者眾不可概令瘐死倡捐俸為粥賑之奏報決首惡三十餘人餘

皆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伯悉令詣官自告諭之

曰果若人言下吏鞠訊爾尙能保家乎今若能出粟濟飢民當貸

爾眾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荒政輯要

張淳授永康知縣歲旱刼掠公行下令刼奪者死有奪五斗米者

淳佯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刼米者眾皆懾服久之以治

行召明史

蔡懋德巡撫山西上召問致治之要對曰天下變亂皆由窮為盜臣任撫綏當使窮百姓有飯喫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願正已率屬俾民不為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上然之太原志

邱濬曰刼禾之舉此盜賊禍亂之萌小人乏食計出無聊謂與其飢而死不若殺而死况未必殺耶聞粟所在羣趨而赴哀告求貸苟有不從即肆刼奪且曰我非盜也迫於飢寒不得已耳嗚呼白晝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罪於官因之鳥駭鼠竄竊弄鋤挺以扞遊徼之吏不幸而傷一人勢不容已遂至

變亂矣應請明勅有司遇有水旱災傷必先榜示禁其刼奪不從則痛懲首惡以警餘眾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乃弭禍亂之先務也荒政輯要

高拱曰年穀順成即有狗鼠之盜無能為亂凶年飢歲民方窮苦無聊彼奸俠不逞之徒乘機竊發招呼之間流離餓殍易於相從亂之所由起也故周禮荒政於盜賊獨加嚴焉曰除者加之意之辭不止祛害安民亦所以弭豐端保國家也世有迂腐有司不識事體務為煦煦之政荒年賊民搶掠則曰彼飢也掠亦無妨嗟乎是縱之為亂也搶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聖人所

致嚴者而俗吏以行其寬。徒使辱良無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猶可撲滅者幸耳。荒政輯要

國朝魏冰叔禧曰。時方大飢。民易生亂。若縱其強糴。則有穀者愈不

肯糴。四方客粟聞風不來。立飢死矣。且強糴不禁。勢必搶奪。搶奪

不禁。勢必擄殺。當著為令。曰有不依時價。強糴一升者。即行重處。

蓋彼原欲少取便宜。今性命不保。則強糴者鮮矣。切問齋文鈔

陸氏曾禹曰。弭豐年之盜。易弭凶歲之盜。難何也。持法若嚴。則失

緩刑之意。治之稍寬。又開劫奪之門。嗚呼。惟知之真。則處之當。蓋

迫於飢寒。而圖苟活者。實不等於以劫掠而為生涯者也。於以知

飢年之弭盜。外貌不妨。示以嚴若柴瑾之封劍。命誅楊簡之斷肋。

示眾得之矣。存心又貴其能。恕如龔遂之撫恤亂民。王曾之答釋

死犯近之矣。康濟錄

黃子正給諫六鴻曰。災傷之民。其畏法之心。不勝其救死之心。始

而鼠竊狗偷。既而公行搶奪。有司務為小仁。而不知禁遂無忌憚。

相率剽掠。孽滋禍長。以其先無安之之道。戢之方也。嚴盜賊之

本。在於施賑恤。平米價。使民有生之可愛。而後能遏其不敢為非。

防盜賊之流。在於禁搶糧。懲偷竊。使民有法之可畏。而後能杜其

日滋於暴。所為籌之於早。而戢之於後者。深有鑒於端本澄流之

道也。苟不究其本，惟誅罰之相繩，不塞其流，或姑息以從事，則救死不暇之民，既無身家之可戀，狂逞不軌之徒，又何法令之可加。然後求所以安戢之，不已晚乎。福惠全書

沈子大光祿起元布政直隸時，議曰：河津冀深等屬田禾受旱，民食維艱，荷蒙

天恩

發粟分運借糶，仍候確勘請賑。凡在士民，理宜安分守法，靜待膏澤下頒。惟是被災地廣，其間良頑不一，恐有不法之徒，或號召強借，或率眾搶奪，愚民被其煽惑，殷戶遭其擾害。宜先議定處分，詳請通飭宣示，俾各屬暨委員等有所遵守，即可當下發落，明示懲儆，除夤夜白晝入人家內搶奪米糧殺傷事主情關重大者，仍照例通詳究擬外，其有素非善類，藉端滋事，號召多人，強行借貸，無異搶奪者，亦應通詳分別首從，按律定擬，以懲兇頑。若僅到門求借，尚知畏懼，不敢行強者，一面稟報，一面將首犯枷示通衢，餘犯分別發落。至搶借為首之犯，素行尚無劣蹟，實因迫於飢餓，一時起意糾集，搶奪無多，情稍可原，將首犯枷示通衢，四十日滿，日重責四十板，祇係強借，將首犯枷示通衢，一箇月滿，日重責三十板。餘人酌量發落。其有向族戚強借所糾集者，亦皆族戚，將首犯重責示懲，即時諭令解散，仍責令該殷戶分贍米糧，以敦親誼。所有

強借之賊照追給主發落之犯交保管東俱令地方官稟報總理
賑務之大員就近核辦其隨從附和之無知災黎已到案者訊明
卽釋未到案者概免株連紀賑

景仁 謹按暴民之興多流爲盜賊而實由於飢餒始也潛事

穿窬繼或強糴強借終遂肆行搶奪此必有市井桀黠之徒
鄉間奸猾之輩陰相構煽愚民困苦無聊爲所誑誘恣意攫
取上戶遭其荼毒持械相抵偶有殺傷挺然思逞聚衆剽掠
千百成羣於是緝捕四出而若輩烏驚獸駭走匿山谷猝難
殲除豈僅一邑被禍已乎自來災傷之民其氣易動而難靜

也其勢易焚而難治也靜之於未動之先必代籌饗殮之有
可繼治之於將焚之會必申明法紀之不可干孔子曰民之
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
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陸氏曾禹謂當饑饉
之時命在須臾其爲盜也意在盜其生耳苟與豐年之爲盜
者同其罪必欲置之死可云審得其當哉愚竊以爲聖人立
言之意正欲患盜者爲之裕衣食以塞盜源不殺則非以誅
戮爲快惡之則亦非以姑息爲恩嘗觀司馬溫公論盜斗斛
不可減等斷放邱文莊論劫奪當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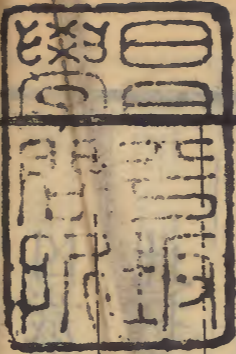
於約束堅明民鮮死焉。即有犯死罪而不免於殺者，懲一儆百，非得已也。乾隆四年覆准賑災之時，如有聚眾囂陵情弊，督撫確訪果係有司玩視民瘼，即行叅劾。若姦民藉端要挾，以及縱容婦女生事，即按律分別究擬，毋得遽揭屬員致長澆風。嘉慶十六年甘肅被旱，蠲緩賑恤，疊奉

恩旨。有固原文生白淑通及鄉約白玉等捏開戶口，多領賑票。白淑通復主謀糾眾奪犯，奉旨

旨即行處絞。白玉等分別治罪。仰見乾斷剛明義正之用，乃所以宏其仁育也。而豈煦煦為仁哉！大抵治

凶歲之暴民，存心貴寬，執法貴嚴。存心寬則人盡宜矜也，念此扞文網者，非迫於饑餓不至是，推而納溝可媿也。何忍擊斷以伸威，執法嚴則人莫敢犯也。念此竊斗升者，將恣行劫奪而不悛，鋌而走險可虞也。何得因循以養惡，以寬處心，以嚴用法。中慈外肅，事罔不濟矣。且寬嚴異用，因乎時，因乎地，而不可拘墟者也。如譚顯之愍賊困窮，擅赦自劾，牛德昌之洞開城門，能自新者不問，此以寬大安眾心者。而如司馬溫公、邱文莊之所論，杜漸防微，三細不宥，誠足使姦宄屏絕也。其心皆忠厚之至，而寬猛殊施，要在審機應付，協乎時地之

宜而已若夫清保甲勤守望謹扞掖斯乃禦暴之良法賢有司固夙所規畫矣



既而四維自維皆不固也夫大君若夫守而固則
而不可保其故也故聖王之治民也必先固其本
與其固其本必先固其民與其固其民必先固其
而其固其民必先固其心與其固其心必先固其
而其固其心必先固其德與其固其德必先固其
而其固其德必先固其行與其固其行必先固其
而其固其行必先固其言與其固其言必先固其
而其固其言必先固其思與其固其思必先固其
而其固其思必先固其心與其固其心必先固其

